4594.5
0146E

說帖

嘉慶元年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奉天司嘉慶元年分

謹查例載

盛京等處屯居旂人如實係寡廉鮮恥有玷旂籍者均削去本身戶籍依律發遣如尋常犯該遣軍流徒等罪仍照例折枷鞭責發落等語是旂人犯軍流實發一項係專指甘心下賤有玷旂籍者而言至誘拐人女尚非實犯寡廉鮮恥自不得輒行實發檢查歷年辦過成案間有情節可惡不准折枷完結者係屬酌量從重辦理今奉天省旂人六十九姦拐張成祚之

鈞 胡

女四妞經張成祚指告該犯祖母傅氏以張成祚自
幼將張四妞許給該犯為妻希圖悔婚等詞捏控審
依和誘知情為首例擬遣折枷咨部該司改擬實發
駐防當差等情 職 等查六十九姦拐張四妞已屬有
罪之人復於伊祖母傅氏捏控時該犯知情並無阻
止情殊可惡該司將該犯照例實發駐防當差亦係
從嚴辦理似屬允協是否恭候
定謹稟
大人批此固是但又有折枷完結之案且發議原固

館

三案辦理折枷與實發之處參差不一是以着議今
只言此案而不及前兩次折枷責之案豈未見二案
乎謹查奉天司核咨旂人六十九姦拐張四妞將六
十九改發駐防當差一案前經職等議以旂人姦拐
例應折枷因其情節可惡該司改發駐防係屬從嚴
辦理奉
批
有折枷之案與實發之處參差不一等因職等前查
該司核覆金四陳殿福二案俱係尋常姦拐並無另
有詭詐情弊惟六十九姦拐張四妞已屬有罪之人

閱 鈞 胡

復於伊祖母傅氏捏控時該犯知情並不阻止且該
犯以正身旗人受雇與張成祚傭工即與寡廉鮮恥
無異非金四等二案情節可比該司並未删除旗檔
僅擬發駐防當差尚無錯悞謹將各原稿一併封送
呈
伏候
定謹稟
大人批既有情罪之不同則辦理尚無錯誤如奉天
有文查詢即可照此咨覆

筆埠館

奉天司

謹查奉天司核咨遣犯張長貴兒等釋放回籍一案

前經繕具說帖呈送奉

諭張長貴兒之媳成姐係伊主所配其所生之子八兒

應仍在主家服役飭令再查等因遵查本年三月內

吉林將軍咨釋回遣犯得福等案內聲明各犯內有

伊主在本處與伊娶妻生子可否准其回籍請示經

本部議以如所配之婦係大逆緣坐及實發為奴者

不准外其餘配給家室一概准其携帶同回核覆在

紮此案釋回遣犯張長貴兒先經伊主為該犯娶妻蒙古氏生子滿珠那安珠那伊主復為其子滿珠那娶妻成姐生子八兒因伊主雅隆阿將成姐及八兒帶往察哈爾任所今張長貴兒奏明准釋攜帶妻蒙古氏子滿珠那情愿前赴察哈爾接回完聚洛部職等查滿珠那係張長貴兒之子滿珠那之妻成姐係伊主所娶而張長貴兒之妻蒙古氏亦係主所娶並非大逆緣坐與賞發為奴之犯自應一體准其攜帶同回若以伊主娶妻所生之子不准釋回核與三月

芋[illegible]館

錫 閱 胡 中大

內議覆吉林將軍之原辦章程不符所有成姐八兒
似應仍照前議令伊主查明成姐如非大逆緣坐及
實發為奴之犯即應准其援回完聚是否仍候
定謹將核覆吉林將軍原稿一併封送呈
謹稟
大人批此案總覺不妥仍回明
堂人請示
謹查本年三月內吉林將軍咨釋回人犯內有伊主
在本處與伊娶妻其所娶之妻應否一併釋回經本

奉天司

張長貴兒

部議以所配之婦係大逆緣坐及賞發為奴者不准隨帶回籍若係尋常僉遣之婦與其餘給配家室一概准令携帶同回該覆在案此案釋回遣犯張長貴兒之媳成姐子八兒現在伊主雅隆阿帶往察哈爾總兵衙門服役茲據張長貴兒呈請情愿自備資斧令伊子滿珠那赴察哈爾接取回籍等因查成姐係伊主雅隆阿為滿珠那所娶之妻如並非大逆緣坐及賞發為奴者自應遵照核覆黑龍江將軍章程准其釋回完聚但原咨內並未將成姐是否平人並非

欽

緣坐發遣之處詳細聲叙碍難懸定自應就近行令

察哈爾都統詢明伊主雅隆阿分别辦理較為詳慎

是否仍候

定謹稟

奉天司

張長貴兒

山西司奉

謹查本年正月內本部酌議辦理

赦款章程凡偷竊蒙古四項牲畜者不准援免通行在

案今理藩院准綏遠城將軍咨蒙古偷竊四項牲畜

人犯定例遇

赦不准減等但民人竊盜滿貫及三犯竊盜應絞並殺人

擬抵之犯既得援免而蒙古偷竊四項牲畜罪應擬

遣賊犯較之民人應絞之犯情節較輕可否准其一

体援免咨請部示等因查乾隆二十四年欽奉

上諭此等人犯俱係慣行偷竊之徒若減等放出仍在蒙古
地方住居勢必仍行偷竊牲畜於有業蒙古人等殊無裨
益嗣後此等賊犯仍視其所竊之多寡比照遠近分別發
遣等因欽此又四十九年二月內准理藩院核覆
盛京刑部議奏蒙古及扎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賊
犯俱不准援免等因嗣於五十年正月內直隸司辦
理察哈爾偷竊蒙古牲畜擬遣賊犯齊巴克等二案
誤擬准其援減旋經本部查出檢舉奏明改擬不准
並請嗣後恭遇

華曄館

恩詔凡察哈爾蒙古及扎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罪應
發遣賊犯俱照此辦理等因纂入例冊在案誠以蒙
古地方並無房屋牆垣賊匪易於偷竊且蒙古人等
俱藉四項牲畜為生故凡犯偷竊牲畜者十匹以上
即擬以繯首雖一二匹亦充發驛地當差定罪與內
地竊盜輕重懸殊是以定例雖遇
恩施不准減等至內地民人竊盜贓滿貫並三犯竊盜究
屬尋常衆竊即鬥毆斃命之案亦係殺出無心是以
此等人犯雖罪應繯首而情實可原本部遵照乾隆

元年辦過
恩詔成案酌量援免若偷竊蒙古牲畜罪應擬遣之犯俱
係慣行偷竊之徒若援免釋放勢必仍行偷竊為匪
故特奏
諭旨不准減等本部節次欽奉
恩赦均經欽遵辦理若如該將軍所咨與內地情輕罪應
擬絞之竊盜并尋常鬥毆之犯一体准其　免不特
特
諭旨有違且與定例未符所有該犯軍咨請蒙古偷竊牲

畜罪應發遣之犯一体援免之處應毋庸議該司議
駁不准自屬妥協伏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交司照辦
等因前來　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奉
上諭蒙古地方並無房屋墻垣且蒙古人等俱賴四項牲畜
度日故凡犯偷盜牲畜者定罪比內地竊盜為重但現行
蒙古律例若所竊畜少者擬絞監候越數年後減等發放
所定律例並無分別輕重此等人俱係慣行偷竊之徒若

減等放出仍在蒙古地方居住勢必仍行偷竊牲畜於有
業蒙古人等殊無裨益嗣後此等偷盜賊犯內若所竊牲
畜數多者情屬可惡著即入於情實若所竊牲畜數少情
非可惡者仍視其所竊之多寡比照遠近分別發遣內地
等因欽此又四十九年二月內准理藩院核覆
盛京刑部議奏蒙古及扎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賊
犯俱不准減免嗣於五十年正月內本部議覆察哈
爾偷竊蒙古牲畜擬遣賊犯齊巴克等議准援減旋
經本部查出奏明改擬不准並請嗣後恭遇

芸暉館

恩詔凡察哈爾蒙古及扎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應發
遣賊犯俱不准減等等因纂入例冊遵行本年正月
初一日恭逢
恩詔本部酌議辦理
赦款章程凡偷竊蒙古四項牲畜者不准援免等因通行
各在案今理藩院准綏遠城將軍咨蒙古偷竊四項
牲畜人犯定例遇
赦不准減等但民人竊盜滿貫及三犯竊盜應絞并殺人
擬抵之犯既得援免而蒙古偷竊四項牲畜罪應擬

遣賊犯較之民人應絞之犯情節較輕可否准其一
体援免咨請部示言語查蒙古地方並無房屋墻垣
賊匪易於偷竊且蒙古人等俱藉四項牲畜為生故
凡犯偷竊牲畜者十匹以上即擬繯首雖一二匹亦
充發駐地當差定罪與內地竊盜輕重懸殊是以定
例雖遏
恩施不准減等至內地民人竊贓滿貫並三犯竊盜均屬
尋常衆竊即鬥毆斃命之案亦係殺坐無心是以此
等人犯雖罪應繯首而情實可原者本部遵照乾隆

筆堆館

元年辦過
恩詔成案酌量援免若偷竊蒙古牲畜罪應擬遣之犯俱
係慣行偷竊之徒若援免釋放勢必仍行偷竊為害
蒙古特奉
諭旨不准減等本部節次欽奉
恩詔均經欽遵辦理若如該將軍所咨顯與
諭旨有違非所以仰體
皇上愛恤有蒙古嚴懲盗賊以示保護之意本部未便
遽議更改所有該將軍請蒙古偷竊牲畜罪應發遣

山西司

偷竊牲畜

人犯一体援免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理藩院可
也

奎壁館

安徽司

謹查安徽司審辦李全姦拐胡氏一案查李全與陳登科之妻胡氏通姦情熱起意拐逃因伊妻党氏於産後患病起意休棄寫立休字將党氏交與妻兄党勇興聽其另嫁隨將胡氏誘拐同逃揑稱夫婦赴媒人李氏家托尋雇主旋經本夫陳登科查知尋見該犯之父李進忠責令找人嗣經李進忠撞遇該犯扭交陳登科喊告送部 職等查李全因與胡氏戀姦情熱將患病無故之妻休棄與姦婦胡氏同逃認為夫

婦是該犯休已妻而拐人妻已屬淫惡其被伊父李
進忠撞遇扭交破案係本夫陳登科逼令找尋勢出
無奈並非伊父自行查知禀首與得相容隱之親屬
首告不同該司照和誘本例擬軍尚屬妥協是否伏
候
鈞定謹禀
胡大人批既是如此應於稿內添明方免踈漏

浙江司

謹查律載犯罪未發若於法得相容隱之親屬為之
首如罪人身自首法得語又五十五年河南省劉光
善誘拐魏吳氏經魏吳氏之繼父湯選首告將劉光
善依例擬軍魏吳氏仍照本例減等擬徒經本部照
擬咨覆在案此案方賞氏與林士高通姦同逃經方
賞氏之父賞佐候尋獲告知氏翁方位三將林士高
等拿獲禀報將林士高方賞氏分别擬以軍流咨部

職等查得相容隱之親屬為罪人首告如罪人身自

首法分別減免原指首告到官尚知畏法者而言今
方賞氏與林士高通姦同逃經賞氏之父賞佐侯尋
獲通知氏翁方位三報官破案賞佐侯於伊女被人
拐逃原有不得不找尋之勢迨因找獲告知氏翁報
官本與伊父自行赴官首告不同查辦過河南省劉
光善案內被拐之吳氏經該氏繼父湯選赴官首告
尚不准減則賞氏係氏父尋獲告知氏翁復經氏翁
報官似未便遽准減等該撫將方賞氏仍依被誘之
人減等擬徒核與辦過魏吳氏成案情事相同似可

照辦是否仍候

欽

定謹稟

浙江司

林士高

直隸司

謹查上年四月內辦理遣犯臧等原奏聲明旂下家奴如伊主不願領回交值年旂另行給主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此案張幅係因先酒窃主衣服發給霸州駐防營領催塔幅那為奴嗣因在配毆死民人張全義擬斬遇

赦援免茲據原主塔幅那以張幅係屢次為匪不能管束不願領回呈請改發該督將該犯可否改發他省駐防為奴之處咨請部示等因 職等查發遣駐防為奴

直隸司

張幅

人犯如在配另犯軍流等罪自應照軍流在配復犯
例改發遠省駐防為奴今張幅在配毆死民人張全
義之斬罪業已援免即應照例仍給該省駐防為奴
未便因原主不願領回管束改發他省以致與在配
復犯軍流等罪人犯無所區別該司擬令在該省駐
防中另選力能管束之人賞給為奴係仿照上年奏
定減等章程辦理似可照辦再查張幅係因應仍發
駐防為奴遣犯該司出語聲敘即屬無罪之人一句
未為妥協自應更改是否伏候

欽定

胡大人批交司改正

直隷司

張 幅

福建司

謹查律載謀反大逆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等語此案鄭流因伊弟鄭賀在臺灣郡城滋事將該犯擬以斬決鄭賀之妻鄭林氏女鄭髻娘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俱係照律辦理至鄭流之妻陳氏係正犯鄭賀之嫂律內並無兄妻亦在緣坐之例是以該撫未經議及 職等公同酌核似可照覆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福建司

鄭陳氏

管嗶鍵

浙江司

謹查乾隆十五年三月內本部奏准年幼竊匪如年在十三歲以上初次犯竊應比照婦人犯竊不准收贖之條鞭笞示儆犯二次即行杖責刺臂仍照例以成丁之年為始計筭問罪若於刺字後能改悔五年並不犯案照例起除等因在案誠以年幼竊匪因律有幼不拷訊之文肆行偷竊是以初次擬笞記當二次以上已有怙終之勢即行杖責刺臂係屬懲創幼釋為匪之意其所刺之字並不在併計之例此案朱

升兒於上年十四歲時犯竊例得免刺北城將該犯
復条誤行杖責刺臂今該犯於本年六月內復行竊
園桌等物送部已屬犯至二次例應刺臂自應將該
犯上年誤刺之字毋庸起除作為今年行竊應刺之
字今該司稿內聲叙該犯前次犯竊係在
赦前例免併計此次犯竊仍照初年犯未及歲例得免刺
將上年所刺之字起除係屬錯誤似屬更正是否伏
候
鈞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筆峰館

廣東司奏

飭查收留迷失子女之案應否罪坐夫男查罪坐夫男之例係專指誘拐而言至收留迷失子女在戶後門內似難牽混此案陳楊氏因黃氏歸寧母家至晚向該氏問路即將黃氏收畱允次日送回及次日早黃氏起身欲回母家該氏復嚇誘改嫁是黃氏明知伊夫伊父住址姓名與例內所載迷失鄉貫應送官司者不同自應照和誘知情例定擬檢查五十七年江西省史大用收留廖氏誘令改嫁一案該省將史

大明照收留迷失子例擬徒經本部改依和誘知情
發遣核覆在案此案與史大朋之案情事相同似應
擬改是否仍候
鈞
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浙江司

謹查律載妻背夫在逃而輙自改嫁者絞監候又例載和誘知情為首者發遣被誘之人減等滿徒又輯註云背夫者謂非因別事專為背棄其夫而逃也律貴註心故其法重如和同相誘犯罪逃走有被誘畏罪之因即非立意背夫也各等語今浙江省卯阿三因姦和誘祝李氏同逃將祝李氏賣與汪正來為妻嗣因本夫祝元忠控告差拘該氏羞愧自縊身死該撫將卯阿三依和誘為首擬軍祝李氏毅明背夫改

嫁律擬絞業經自縊身死應毋庸議經該司以該氏
改嫁係卯阿三誘令所致與自行逃出改嫁有間應
仍照被誘減等擬徒行令吏正等因職等查祝李氏
與卯阿三因姦和誘同逃被其得贓嫁賣是該氏之
改嫁係由卯阿三之誘令同逃所致正與逃走有被
誘畏罪之義相符自不得與背棄其夫而輒自立意
改嫁者並論是以向來遇有婦女因誘同逃被人嫁
賣之案俱照被誘減等擬徒即如該省現辦張大誘
拐蔣朱氏嫁賣一案其改嫁之蔣朱氏即照被誘擬

鈞

徒今祝李氏聲明律應擬絞是一省而辦理兩岐明
係因該氏業以自盡故為從嚴殊非是該司擬令更
正洵屬妥當謹具說帖同原稿併現辦成案一併封
送伏候
定謹稟

浙江司
祝李氏

萃堆館

陝西司

謹查律載開棺見屍為從一次俱改發近邊充軍等語今陝西司核覆陝督題高拐子偷刨楊朱氏等坟墓開棺見屍案内將在塲瞭望之劉學隆朱魏家拘依開棺見屍為從例擬軍又陝西撫題宋添成偷刨董有學坟墓開棺見屍案内將在塲瞭望之趙原依發掘常人坟塚見棺郭為從例擬徒查開棺見屍案内在塲瞭望之犯雖未隨同首犯開棺但為首之犯因特有瞭望之人得遂其肆行發掘剝取屍衣其瞭

鈞胡

望之犯即係為從該司將高拐子案內擬軍之劉學
隆等議請照覆其宋添成案內擬徒之趙原段擬開
棺見屍為從例擬軍似可照辦是否仍候
定謹稟
大人批應將甘督之案叙入

[illegible]嶂館

安徽司

謹查乾隆四十一年山東省題葛秉學謀死葛秉魁内先不知情後被逼勉從下手之葛高氏該省照軍器傷人例擬軍經本部以謀殺之案知情即屬同謀下手即為加功未便因先未同謀比例問擬軍駁令另議嗣據該撫以葛高氏幫砍葛秉魁之時係在葛秉學、刀砍二十二傷之後即不幫砍葛秉魁亦萬無生理且葛高氏雖屬知情但事先並未預謀實與同謀加功者有間將葛高氏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量

安徽司

蘇百歲

減擬流題結在案此案蘇百歲因挾潘維高毆打之
嫌該犯見妻王氏痘症垂危起意砍死圖賴將王氏
用刀連砍額顱等處共十二傷王氏不能轉動時潘
如章叩門進內蘇百歲恐其殺張勒令潘如章用刀
砍傷王氏偏右一下該撫以王氏先被蘇百歲連砍
十二傷之後已無生路潘如章即不幫砍亦足斃命
且先未預謀與同謀加功者有間將潘如章於謀殺
人從而加功絞律上減一等擬流似屬平允亦核辦
辦過擬流之葛髙氏成案相符似可照覆謹將成案

一併封送是否仍恭候

鈞

定謹稟

安徽司

蘇百歲

笑陞館

旨查

奉天司

謹查乾隆十九年本部遵

辦監候各項待質人犯殺明命盜重案有賍跡未明屍身未獲質証無人者俱應監候待質良以人命至重稍有疑竇難成信讞故於明罰勑法之中寓慎獄緩死之意等因奏明在案今吉林將軍咨傳成商同全有圖財謀死楊全枝身死屍身無獲一案查傳成同族弟全有興山東回民楊全枝夥販馬匹楊全枝出錢鈔本傳成全有各出身股言明得利按股均分

嗣傳成等偕赴白都訥買馬匹中途楊全枝以傳成等行遲糜費出言埋怨並以將來買馬後只可計工受值無須希冀均分餘利之語向其中誠詐傳成以全枝為人刻薄起意謀命取財私與全有商允才楊全枝誑稱取路捷速誘至蒙古地方傳成乘間將楊全枝按倒用手捏其咽喉令全有取繩奪入楊全枝頸上分頭拉勒立斃傳成恐其甦醒復脚踢楊全枝腎囊二下而逸查驗楊全枝屍身無獲將傳成全有俱擬斬決殺明傳成等圖財殺命已據供認確鑿應

筆嶧館

否即行按例定擬抑或必須獲屍驗辦咨請部示查
人命重案全以屍傷為憑若屍身未獲質証無人者
未便僅據兇犯一面之供遂決重辦致其中疑竇
未明殊非慎重刑章之道今傅成等圖財殺害楊全
枝身死雖據該犯等自認確鑿但現在屍身未獲旁
無証據安知非該犯等畏刑誣服抑或另有隱情正
與賍証未明監候待質之例相符若遽行斷決非所
以重人命而成信讞也似應將該犯等嚴行監禁仍
嚴飭該方官弁設法跟踪務獲楊全枝屍身或另有

確實証據再行議結是否伏候
鈞
定謹稟
胡
大人批所議是

至堺館

湖廣司

謹查律載官吏姦囚婦者杖一百徒三年囚婦止坐原犯罪名強者絞又例載男子拒姦殺人之案如死者年長兇手十歲以外而又見証確鑿者無論謀故鬪殺律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奏請

定奪各等語此案賊犯吳老喜被捕役周升等拿獲周升見該犯年輕用言調戲經同班捕役周崖勸止嗣周崖轉回取帽周升帶同該犯先行復又嚇逼欲與雞姦該犯被辱不甘頓起殺机用門撥戳傷周升右耳

湖廣司　吳老喜

根倒地殞命該撫將吳老喜照衙役嚇詐凌虐罪犯
致被毆死者照平人故殺律擬斬監候具題查捕役
嚇詐凌虐罪因致被毆死照平人定擬之例原指差
人追捕罪人或因需索未遂藉端拷打或因聽受囑
托任意鎖禁以致罪犯忿激將捕役毆死蓋捕役原
有緝捕之責而罪犯本係應行拘執之人故例得照
平人謀故鬭毆科斷至於捕役拿獲賊犯嚇逼挾制
欲與雞姦與別項凌虐罪因不同是以官吏姦因婦
者擬以滿徒因婦止坐原犯罪名強者即應擬絞詳

查律意既不以姦係因婦而減官吏之罪則凡罪犯
拒姦殺命之案自不得因罪人而獨從其重　職等公
同酌議捕役周升於賊犯吳老喜就獲時毅稱若肯
與伊雞姦即行釋放如不允從帶工空廟極刑拷打
是該捕役之藐法淫兇已屬顯著至吳老喜於行竊
饒晉禮一案計贓罪止杖責其拒姦殺死周升既有
同班捕役周侔証據確鑿可凴而死者人年長兇手
十歲以上比例叅觀自應照男子拒姦殺人本例擬
流方為平允該撫將吳老喜依凡論照故殺擬斬寔

湖廣司　吳老喜

劉　胡　中大

未為允協惟是案情既經確切別無可疑之處未便
往返議駁徒勞案牘自應即由本部改擬具題准其
援免是否有當統候
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大人批此議是仍回
堂
人酌定

筆墀館

四川司

謹查舊例內載因姦謀殺本夫傷而不死姦婦依謀殺夫已行斬姦夫依謀殺人傷而不死從而加功滿流若是造意依造意絞等語此條於乾隆五十三年纂修條例時本部以姦婦謀殺本夫已行未傷並姦夫從而加功例內均未議及設遇此等案件自應仍須援引謀殺祖父母父母及謀殺人各本律辦理奏請刪除在案檢查乾隆三十年廣西省黃氏與譚扶化通姦用藥謀毒本夫韋扶倍傷而未死一案將黃

何文亮

氏依謀殺夫已行律擬斬立決譚扶化照因姦謀殺
本夫傷而不死從而加功例擬流此案陳氏因與何
文亮通姦商同謀死本夫王廷揚傷而未死該省將
陳氏照例擬斬何文亮依謀殺人傷而不死從而加功
律擬以杖流與舊例及辦過成案均屬相符似可照
覆謹稟
謹查四川司核咨陳氏因與何文亮通姦商同謀死
本夫王廷揚傷而未死一案奉
諭再令查出近年成案核對遵即撿查乾隆五十三年

胡

廣東省宋梁氏商同姦夫柯文光謀殺本夫傷而未死一案又五十七年山東司核咨劉任氏商同姦夫馮來安謀殺本夫劉慎傷而未死一案各該省均將姦夫照例擬流各在案此案何文亮聽從陳氏謀死本夫傷而未死該省將何文亮依例擬以滿流核與廣東等省成案均屬相符似應仍照辦理謹將各成案一併封送謹稟

大人批山東之案與此案情節相同應照辦

四川司

何文亮

笙嶧館

陝西司

謹查殺一家三人律註云謂同居雖奴婢雇工皆自或不同居果係本宗五服至親亦是又親屬相為容隱律註云同謂同財共居親屬不限籍之同異雖無服者亦是各等語 職等詳思奴婢雇工恩義與子孫同故以一家並論至同夥營生雖註內未曾說及而情亦相親設被人一併殺死自可推詳律意仿照辦理其名例內所指親屬得相容隱專係似與人命例係無涉註內同財共居親屬六字係連貫而下似難

即去親屬字樣所有上年題駁陝西省齊文貴砍死嚴文儒王宗儒一案議將齊文貴應照殺死一家二命例擬斬本無錯誤惟稿內援引親屬相為容隱律註截去親屬二字是以該撫藉詞頂覆荼繹現奉

諭旨

似明知該撫有心廻護特以該犯亦係同夥之人亦可作一家論雖經

允准

該撫所擬而仍將該犯即行處斬原屬就案完結之意職等公同反覆酌議將來再遇此等案件尚可詳悉條陳以期律例無背是否有當伏候

益峰館

欽定並將律條及謹按抄錄呈

閲謹稟

陝西司

齊文貴

山東司

謹查律載兩家互毆各斃一命果係兇手本宗有服親屬將應抵人犯免死減等發近邊充軍又原毆傷輕不至於死越數日後因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今徐沣珠因該庄居住淄河下游河身淤淺公議赴府呈請疏濬該犯曾在河灘地內私種麥禾恐挑河挑壞見任成美等私語心疑伊等主唆致相爭鬧徐沣珠用磚毆傷任成美族人任小吉右脥腮等處任小吉服侄任士進

亦用磚毆傷徐泮珠服侄徐勇遠左額角等處徐勇
遠旋即殞命嗣任小吉亦因傷口進風越十八日身死
將該犯等分别擬以軍徒援免具題
職等查徐泮珠
毆死任小吉係屬兩家互毆各斃係凶手本宗有服親屬
罪應擬軍但任小吉係被傷後因風身死例内並無
作何減等治罪明文惟查鬥殺應行擬絞之犯被傷
者實因抽風身死例得減等擬流而兩家互殺各斃
一命罪應擬軍之犯若不准一律擬減似與情法未平
且與同案内毆死徐勇遠並未抽風身死擬軍之任

笙熤館

欽

士進亦無區別今該撫將該犯酌減擬徒尚屬平允

似可照覆是否仍候

定謹稟

山東司

任士進

埤館

諭

四川司

謹查五十五年湖廣司核咨全尚志等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抵之正犯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擬徒一案奏

是否咨結飭交查核前經詳查此等親屬毆死兇手之案罪止擬徒向來各司多係咨結將全尚志一案照議咨覆在案今四川司核咨高名和等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絞之正兇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擬徒一案該司擬以咨覆完結係屬合例似可照

四川司 高名和

辦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一時記憶不清是以交查今以查明稿即畫

矣仍交各司抄記遇此等案一例洛結

陝西司

謹查律載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抵之兇犯當時被死者無服親屬毆死將毆死兇手之人杖一百流三千里一條係乾隆二十五年江西巡撫阿題余昌河毆傷郭倫炳身死余昌河又被郭定宙毆死案內將郭定宙比照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未決之前原謀病斃准其抵命例擬流題准定例復查四十三年山東省題劉恭砍死劉孝先後劉恭被劉孝先義子劉小用毆死劉小用比照無服親屬毆死應抵

陝西司　吳　魁

正凶例擬流題結各在案此案吳魁係吳順無服族
兄因張萬年將吳順砍斃該犯復將張萬年戳死按
例雖罪止擬流惟查共毆案內擬絞人犯於未決之
先原謀病斃擬流之案各省均係題結此項人犯亦
係由死罪減等擬流自應一律專本具題今該撫咨
部完結與律義成案不符自應駁令具題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奉天司

謹查乾隆二十七年湖南省吴廾生與羅上順先行扭毆經蘇開元勸開吴廾生跳上渡船羅上順被毆不甘追赶拉船不及失足跌水溺斃該省將吴廾生照鬭殺律擬絞經本部以羅上順係死於溺非死於毆駁令另議嗣據該省將吴廾生照原毆傷輕因風自死例擬流復經本部改照不應重律完結在案此等將畢明勸進屋内該犯在門外嚷罵畢明在屋内

回罵荆養性恐伊等相毆將門攔住畢明即從窗户
跳坐滑跌倒地以致內損殞命荆付常照不應律加
枷號一個月咨部查從前　升生之案係吳升生被
羅上順毆傷後吳升生復拉船追毆以致落水淹斃
此案荆付常與畢明吵鬧並未扭毆經荆養性勸進
屋內荆付常在外嚷罵以致畢明跳窗赶毆跌斃一
係被毆不甘一係被罵不甘事同一例荆付常一犯
似可照議惟荆養性因畢明與荆付常詈罵將畢明
勸進屋內原無不合但攔住門口既不令畢明出論

閱
鈞
胡

又不善為勸阻以致畢明跳窗跌斃咎亦難辭自應
酌加薄懲照勸阻不力律擬杖以昭平允謹抄録吴
廾生初駁原案並將例律彙編粘簽呈
是否仍候
定謹稟
大人批既有成案即照辦

奉天司

劄付常

華壁館

廣東司

謹查例載有服尊長殺死卑幼如係圖謀卑幼財產殺害卑幼之命照平人一例辦理不得復依服制寛減等語誠以尊長圖謀卑幼家資攫其財而戕其命已無尊長之義自應照平人定議檢查上年五月內安徽省田世恒佔住堂侄田良牙樓房因挾田世美屢催搬讓爭論之嫌將病危幼子掐死圖賴審依故殺子孫圖賴例擬軍經本部照覆在案今廣東省葉爾昌因隱匿父遺田產經伊胞侄葉書房等查知索

分爭鬧葉爾昌忿恨將年甫九歲孫女葉玉姐踢斃

捏以葉書房爭產挾嫌致死等情誣控該撫審將葉

爾昌依誣告卑幼期親減所誣罪三等律擬徒該司

駁改故殺子孫圖賴人例發附近充軍職等查該犯

隱匿公產因葉書房分爭或將葉書房殺害自應照

平人辦理今該犯故殺自己孫女捏告葉書房殺斃

雖亦因圖產起見而其所殺害之卑幼並非欲與爭

產之卑幼與攫其財而戕其命者不同是其意在圖

賴自應科以故殺子孫圖賴人之罪該司改擬充軍

劉
閱
胡

核與安徽省辦過田世恒成案相符似可照辦伏候
定謹將成案一併封送呈
謹稟
大人批照議稿已畫

廣東司

葉爾昌

湖廣司奉

飭核湖廣省黃為犬因伊女大秀自縊將屍水扭灌大秀之姑王氏致氏自溺身死一案查黃為犬因女大秀被姑王氏訓斥頂撞欲令罰跪大秀氣忿自縊身死該犯欲王氏厚殮裔醮王氏不允斥詈該犯見女口內屍水流出心生悲忿將屍水拉灌王氏口內致氏投塘自溺身死雖覺情節可惡但律載以穢物灌人口鼻杖一百至屍人灌人口鼻律例並無另有加重治罪明文似屍水亦應包括穢物之內今該犯

欲王氏厚殮伊女屍身肇衅本係鄉愚痛女陋被穢
物灌人口鼻及威逼人致死二罪斟酌定擬均罪止
滿杖該撫從前將黃為犬照因事用強毆有致命重
傷自盡例軍罪上量減擬徒辦理已足蔽辜似可照
辦謹稟

山東司

謹查山東司五十七年雷明毆傷任宗珠越二十日
抽風身死一案又五十九年宋得仁因與趙得安摔
脚碰傷越二十八日抽風身死一案該省原咨内均
未叙請追埋經本部核覆在案今史三毆傷林士聰
正限外因風身死該撫將該犯照例依毆人至廢疾
擬徒與辦過雷明趙得安等情事相同該撫叙請追
埋葬銀兩之處與例不符該司駁令毋庸着追似可
照辦是否恭候

欽定謹稟

芝峰館

山西司

謹查律載同姓親屬相毆卑幼毆尊長加凡毆一等又

罪人逃走追捕之人擅殺之或折傷者各以鬬殺傷論

各等語今山西司核咨孫倫元因窃鋸孫守智樹枝

被毆後自縊身死一案查孫守智係孫倫元無服族

孫因孫倫元窃鋸柿枝該犯用枣木鉄鐙鈎背毆傷

孫倫元右胐脥並臁肕偏裡骨折嗣孫倫元因行窃

被毆無顔做人羞愧自縊殞命職等查孫倫元身死

之處係行窃敗露輕生自盡與人無尤惟該犯將孫

山西司　孫倫元

倫元左臁肕毆至骨折係在白日與夜無故入人家
内倉猝毆傷律得減二等者不同在凡人擅殺傷即
應依鬬殺傷律擬徒今孫倫元係該犯無服族祖雖
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該撫將該犯依折傷滿
徒律上加等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咨部與律相符
似可照覆
謹查山西司核咨孫倫元砍鋸無服姪孫孫守智樹
枝被毆自縊身死一案前具説帖議請照覆奉
諭
究因尊長犯砍所致應令再行查核遵查親有贍顧

之義故相盜律內得以服制遞減免刺若有殺傷仍
以本律從其重者論所以輕竊盜而重殺傷也此案
孫守智因無服族祖孫倫元竊鋸樹枝將孫倫元毆
至骨折雖與尊長並未行竊被卑幼毆傷之案其情
較輕惟查律內罪人逃走被追捕之人擅殺傷者各
依凡人鬪殺傷辦理今尊長行竊被卑幼毆傷之案
轉不依毆傷本律科斷不惟與凡人無所區別且核與
律義亦屬未符檢查亦無辦過此等成案職等公同
酌核孫守智一犯應請仍照前議照覆

山西司

孫倫元

河南司

謹查律載毆期親弟至死者照律滿徒上加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等語檢查五十四年湖廣司核咨戴方五因胞弟戴才六强割黄荳爭鬧先被伊弟用刀砍傷奪刀回戳戴才六身死一案該撫將該犯依毆死胞弟流罪上量減擬徒本部照議核覆在案張田因胞弟張忠將牛抵還孫學岱欠項張田查知斥詈張忠用拳毆傷張田左腮頰該犯取刀回扎適傷致斃是已死張忠先行毆傷胞兄其理本曲惟查辦前過

戴才五先被伊弟用刀砍傷罪應擬絞是以該省于
毆死本例流罪上減一等定擬今張忠係屬拳傷罪止
擬徒與戴才五毆死罪犯應死之弟輕重懸殊律例
內並無尊長毆死理曲卑幼作何減等明文檢查本
部亦無辦過減等成案張忠一犯該司議照毆死胞
弟本例擬流似可照辦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既無例案只可照覆昨有刃傷胞兄扎死一
案經議改徒不記何司與戴才五一案相同應查出

堪館

比看
現改江西之杜任貴一案與五十四年湖廣之戴才
五一案定擬相符應傳知各司抄存備查

河南司

張
田

芸[illegible]館

廣西司

謹查例載弟毆胞兄傷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此案鄧孔元鄧孔會胞弟久已分居因鄧孔會窮苦時相資助上年九內月內該犯撞遇鄧孔會在伊所種棉花地內私摘並將花地踐毀上前拉奪並用手推跌鄧孔會倒地磕傷腦後次日鄧孔會告知鄉約李正才等欲令鄧孔元給錢醫治嗣鄧孔會因被李正才當衆斥辱并欲報官羞愧自縊殞命職等查鄧孔元胞兄鄧孔會委因竊情敗露羞愧自盡該犯雖無逼迫

別情但鄧孔會之輕生自盡究因該犯推跌起衅若照律僅科傷罪未免情重法輕該撫將該犯於毆傷本罪滿徒上加等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係屬酌量辦理自可照覆惟該犯毆跌胞兄有乖名義該司改擬不准援免尚屬妥協似可照辦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悉稿已畫

望坪館

山東司

謹查例載毆死同堂大功弟妹小功堂姪及緦麻姪孫除照例擬流外仍斷給財產一半養贍又毆期親弟妹致死者照本律滿徒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等語是期功至於緦麻姪孫俱係一派相承故一經毆死俱應擬流且斷付財產似亦應一體辦理細推毆死期親弟妹例內並未提及斷產者蓋以同胞共居者多是以未為詳叙揆查歷年辦過毆死分產胞弟擬流成案俱因例無明文並未聲明斷產之語似

韓光金

係罣滿今山東省韓光全與分居胞弟韓光祿因將
邀同幫種白菜抵還工價爭鬧被韓光祿毆傷其徧
左該犯順用割菜鐮刀砍傷韓光祿左脇殞命將韓
光全依毆死期親弟例擬流援免咨部職等查韓光
全毆傷胞弟致死例內雖未聲明斷付財產但大功
以下既得擬斷則手足同胞其分更親未便以歷年
成案俱未聲明斷產遂畧而不議自應即於此案稿
尾內辦理通行各省凡毆死期親胞弟之案除並未
分居及毆死係有罪卑幼例得減等問擬者毋論期

鈞　中大

功緦麻俱不斷給財產外若業已分居並非因玷辱

祖宗起見應照毆死同堂大功弟妹小功堂姪及緦

麻姪孫例一體斷給財產一半養贍以歸畫一而昭

平允是否有當伏候

定後交司遵辦並請飭知該司俟此稿呈送

堂人閱畫通行後抄錄一分付館記檔存俟下屆修例

時將此條添纂詳明以垂永久謹稟

謹查山東司核咨韓光全砍傷胞弟韓光祿身死依毆

期親弟妹致死例擬流援

山東司

韓光全

赦免罪一案前經職等議照毆死同堂大功弟妹例斷給
財產一半養贍奉
諭旨查等因遵查律載兄姊毆弟妹死者杖一百徒三
年嗣於乾隆五年大修律例時改為流二千里
黃冊內聲明此條係中定例並未叙明因何加等緣由
覆將各司現存元年檔冊詳細檢查亦無議加原案
解審諸家又未議及惟查六年三月本部議覆河南
巡撫雅爾圖題趙二妮毆傷大功堂弟趙二保身死
一案原議內稱律載毆死大小功以下卑幼至死者絞

惟毆死同堂弟妹大小功堂姪及緦麻姪孫雖服制
無異而於分最親者故止滿流較之本律已減一等
請嗣後遇有毆死同堂卑幼罪應擬流者均照律斷
給一半財產養贍題給遵行纂入例冊在案查毆死
大功以下卑幼罪止擬流之條因其分親既得擬斷
財產而手足同胞較大功以下卑幼服愈近而分愈
親反不得與大功以下卑幼一例斷給財產殊未平
允推原例內並未提及斷給財產者蓋因同胞弟兄
同居共產者多是以畧而不議各省因例無明文歷

年相沿辦理究屬罣漏似應仍照前議於稿尾通行
一體斷給財產以昭畫一是否伏候
欽定謹稟

芸暉館

安徽司

謹查例載捏造姦贓欵跡挾仇汚衊致被誣之人忿
激自盡者照誣告致死例擬絞監候此指平人捏造
姦贓事情汚人名節至斃者而言至挾嫌汚衊緦麻
小功親之奴婢致令自盡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正
條檢查各司亦無辦過此等成案又查律載毆內外
緦麻小功親之奴婢至折傷以上減殺傷凡人奴婢
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是毆死緦麻功親之
奴婢既得照凡人減罪二等則挾嫌汚衊致自盡身

吳宗明

死之犯似亦當照律減等擬徒此案已死香孜係吴宗明小功服侄吴應時婢女吴宗明因香孜燒茶不允挾嫌誣姦污衊以致香孜被誣不甘忿激自盡核其情節吴宗明挾嫌污衊致斃人命情固可惡但核孜係該犯小功親之奴婢究有尊卑之義且死係自盡該撫將該犯照毆死小功親之奴婢於凡人絞罪上減二等擬徒尚屬妥協惟該犯挾嫌污衊致斃人命情節較重應不准援免以示懲儆而慰幽魂是否有當伏候

欽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十四日

安徽司

吴宗明

奉天司

謹查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奴婢謀殺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註云謂將自已奴婢僕轉賣他人者皆同凡論各等語誠以家長之于奴婢名分雖尊但一經轉賣其義隨絕蓋被賣之奴婢去一主而復一主與放出及贖身奴婢尚有恩義未絕迥不相同至易換奴婢有犯舊主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專條詳查歷年亦無辦過成案伏思彼此易換奴婢雖非用銀契買但以其所有

奉天司　劉春

易其所無原市井閭閻之常例故以菽粟轉賣金錢與以菽粟易換布帛名似殊而實無異斷不能責易換與轉賣不同也況一換之後奴婢各事其主其後換之主稍有干犯即應按主僕名分定擬必不能以易換家奴稍有寬縱則於舊主有犯自應於轉賣以凡論之奴婢一體同科此案鈕祜祿氏因使女烏雲珠與租種伊地之劉春通姦將劉春攆逐並將烏雲珠與托新保使女互換各配僕人為妻劉春仍與烏雲珠續姦數次嗣榮化兒逃走鈕祜祿氏疑係托新

家藏匿往向托新保之妻要人并聲言如沒有荣化
兒欲行烏雲珠帶回烏雲珠將劉春告知劉春因挾
鈕祜祿氏攆逐之嫌起意殺死洩忿與烏雲珠商允
後鈕祜祿氏赴托新保家將烏雲珠帶回坐車出院
被劉春將鈕祜祿氏殺死該將軍以烏雲珠與托新
保之婢荣化兒彼此易換為奴已逾年餘與轉賣無
異應同凡論將劉春依謀殺人造意律斬監候烏雲
珠依從而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發伊犁
給厄魯特為奴等情職等查奴婢謀殺舊家長之案

總當視其是否義絕為斷如放出為民之奴婢則是
家長欲示以恩贖身為民之奴婢則係奴婢自離其
主故有殺傷等事仍以主僕名分定擬義未絕也至
易換之奴婢各事其主並非易換而得為良民與轉
賣為奴婢何異若如該司所云兩家易換之婢各配
僕人為妻與轉賣不同主僕恩義未絕是一婢而有
兩主若此次謀死鈕祜祿氏擬以凌遲設將托新保
謀殺又當治以何罪　職等公同商酌劉春因姦謀殺
情殊淫惡既據該將軍依律擬以斬監候似應該犯

翻譯館

犯入於本年秋審辦理其烏雲珠一犯從重發往厄
魯特為奴已屬罪無可加似亦只可照覆謹具說帖
同原案一併封送呈
閱
謹稟
謹查奉天司核題劉春謀殺鈕祜祿氏案內從而不
加功之烏雲珠一犯前經繕具說帖議請照覆奉
諭可否酌量加重再行查核等因遵查謀殺人從而不
加功罪只杖流此案烏雲珠一犯雖係鈕祜祿氏家
侍女但鈕祜祿氏將其與族弟托新保使女榮亿兒

春天司　劉春

彼此各換各使其主已有年餘即與轉賣無異按例
應同凡論該犯婦聽從劉春謀殺鈕祜祿氏並未加
功該將軍以該犯婦現在家主托新保與鈕祜祿氏
之夫格騰額雖係服盡仍有尊卑名分將烏雲珠照
凡論擬流仍予加等是以從重實發伊犁給厄魯特
為奴用意極為周密似亦只可就案照覆仍候
欽定謹稟

四川司

謹查例載故殺子孫圖賴人者發附近充軍又律載誣告人流徙杖罪加所誣罪三等至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干名犯義律載告小功尊長得實亦杖八十若誣告罪重於干犯本罪者加所誣罪三等即於所告罪名加之不於凡人加誣之上又加亦不如尊長減罪加之也各等語是卑幼誣告尊長之案除律內載明子孫誣告祖父母等項坐絞外其餘期親以下俱以凡人誣告科罪今四川

甘奇位

赦免

省甘奇位因酒醉悞碰羅友亮背負錢文落地其被
村斥該犯即向揪毆以致錢被他人携去羅友亮向
伊小功叔祖甘騰海告知甘騰海令該犯賠償不允
將其斥罵嗣羅友亮欲行控告該犯疑係甘騰海主
唆並挾斥罵之嫌起意將伊幼子長姪拖赴甘騰海
堂屋用刀砍死向其圖賴該督將甘奇位依故殺子
孫圖賴附近充軍本罪上加三等發極邊烟瘴充軍
援
罪咨部　職等查卑幼誣告大功以下尊長律稱依凡

奎壁館

加誣罪加三等治罪即所告係死罪未决亦只杖流

加徒而止若故殺子孫圖賴罪應擬軍固故殺圖賴

其情重於誣告擬以附近充軍其誣告之罪即以包

括在內按名例二罪並發從重論自應將甘奇位照

例擬軍其誣告小功尊長死罪未决係屬輕罪不議

該督將該犯依故殺子孫圖賴本罪附近充軍上加

三等發極邊烟瘴充軍不特與誣告條內加所誣罪

三等之例義未符且與名例二罪並發從重論之條

有碍似應改正該犯係卑幼犯尊長應不准援免是否

四川司

甘奇位

伏候

鈞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胡大人批飭司照辦

四川司

謹查例載子貧不能營生養贍父母因致父母自盡縊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又乾隆二十七年本部議覆西安按察使蔣嘉年條奏如父母不能禁約其子為匪及至事發而輕生自盡者止視其子所犯本條科斷並平時並無忤逆實跡偶以別事犯案其父母自行輕生者即比照子孫不能養贍例杖流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此案趙正迎因賭博輸錢將索欠之胡元明用刀劃傷手指等處致伊母趙沈氏忿鬱

趙正迎 陳

莫釋旋即自縊身死將趙正迎擬以杖流咨部職等
查人子不孝致父母自盡之案如果平日不遵約束
因姦因盜以致父母憂忿戕生自應從重治罪今趙
正迎即據該督咨稱平素並無違忤其因賭博輸欠
錢文被胡元明卧地撒賴逼討以致伊母聞知忿鬱自
縊是趙沈氏雖為其子賭輸錢文抱忿輕生而該氏
平素並未曾禁約其子賭博該犯亦無違逆母教別
情該督擬將該犯比照子貧不能營生養贍致父母
自盡例擬流核與本部二十七年議覆原奏相符似

可照辦謹具說帖同原稿并原奏通行一併封送伏

候

欽定謹稟

四川司

陳正迎

筆曜館

福建司

謹查福建司核各弓兵吳琳聽許差禮私行縱犯鄭章明自縊身死一案查鄭章明因竊取曹氏衣被等物被曹氏查知赴巡檢衙門控告經該巡檢飭差分兵吳琳楊欽拘訊吳琳等赴鄭章明家將其拘獲鄭章明之母王氏恐子到官受罪許給吳琳差禮錢八百文求免到官吳琳等應允釋放後鄭章明因無處借錢恐其往拘隨自縊身死該撫將吳琳依蠹役嚇詐致斃人命擬絞例量減一等擬以滿流並據該撫

續報吳琳在監病故等因職等查蠹役嚇詐致斃人命例內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原以重人命而示懲創也此案吳琳將鄭章明拿獲之時若該犯設法嚇詐逼勒致斃自應依例擬絞今係鄭章明之母王氏恐子受罪許給錢文尚非該犯起意訛索鄭章明之自盡雖因無處設措錢文起見但該犯究無往索嚇逼情事較之嚇詐逼命之案情稍有間該撫擬以量減不准援免尚屬酌情辦理似可照覆伏候
鈞定謹稟

笙埠館

山東司

謹查例載偽造諸衙門印信事關軍機冒支錢糧假冒官職者俱擬斬立決為從擬絞監候若非関軍机錢粮假官等獘止圖誆騙財物為數多者擬斬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今張介平起意商同張思誠私刻假印票板戳記刷成串票買辦油硃雕成印色色攬馬廷公等錢粮先後誆騙共九十戶印給假票九十四張得錢八十千二千一百文該撫將張介平依偽造印信冒支錢粮例擬斬立決張思誠依為

從擬絞監候具題 職等查張介平等私雕假印攬納錢粮雖非在官冒支但該犯等私造縣印假串包攬花戶多名計錢至八十餘千誆騙入已以致踴躍輸將之花戶轉成拖欠之貧民較之在官冒支者其情原屬可惡且錢粮上關國課該犯等揑造印串私自攬納核與止圖誆騙別項財物非關錢粮者不同該省將該犯等分別首從照例擬以斬決絞候尚屬妥協似可照覆是否仍候欽定謹稟

謹查山東司核題張介平等私雕假印串票誆騙花
户錢粮擬斬立決一案前經 職等議請照覆奉
諭查案比定遵查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內安徽省錢泳
等私雕假印串票誆騙錢粮十四兩零擬斬監候請
旨即行正法一案又五十二年六月內江蘇省李受私雕假
印誆騙錢粮三十餘兩擬斬監候赶入本年秋審辦
理一案又本年二月內浙江省陸家祥私雕假印誆
騙稅銀四十餘兩擬斬監候援免一案俱經本部照
議題覆各在案比案張介平等私雕假印誆騙卸粮

該犯誆騙數多例擬以斬監候原可隨案照覆今既據該省聲明該犯起意私意縣印假串商同地方包攬錢粮計錢八千餘千之多即與冒支無異將該犯照冒支錢粮例擬以斬決不准援免似為慎重錢粮盤飭地方起見未便駁改似亦只可隨案照覆是否

伏候

欽定謹稟

芊堂館

福建司

謹查福建司核題海澄縣監房失火燒斃監犯將典史並提牢禁卒八等擬徒一案查此案海澄縣監犯林吳氏因患胃痛令伴婦邱陳氏在房煎藥將炉內灰火傾地被風吹燃起火延燒監房兩號燒死人命案八犯林吳氏等三名口盜犯何王等三名並伴婦邱陳氏及隨帶之幼女與林吳氏所生男孫大小共九名口該省將該管典史並值宿提牢及禁卒等俱擬徒具題 職等查監獄重地防範最宜詳慎豈容令

監犯將煎藥餘火隨便傾棄以致被風吹燃焚監房
燒斃八口至九名之多委攝典史何延禀與提牢王
彰禁卒陳垣許烏林春均屬玩忽咎無可辭所得徒
罪均應不准援免該司擬以免罪似未妥協是否仍俟
鈞定後交司改正謹稟

說帖

嘉慶元年

4594.5
0146E

哥倫比亞大學
中文圖書館藏

奉天司嘉慶元年分

謹查例載

盛京等處屯居旂人如實係寡廉鮮恥有玷旂籍者均削去本身戶籍依律發遣如尋常犯該遣軍流徒等罪仍照例折枷鞭責發落等語是旂人犯軍流實發一項係專指甘心下賤有玷旂籍者而言至誘拐人女尚非實犯寡廉鮮恥自不得輒行實發檢查歷年辦過成案間有情節可惡不准折枷完結者係屬酌量從重辦理今奉天省旂人六十九姦拐張成祚之

女四妞經張成祚指告該犯祖母傅氏以張成祚自
幼將張四妞許給該犯為妻希圖悔婚等詞捏控審
依和誘知情為首例擬遣折枷咨部該司改擬實發
駐防當差等情 職等查六十九姦拐張四妞已屬有
罪之人復於伊祖母傅氏捏控時該犯知情並無阻
止情殊可惡該司將該犯照例實發駐防當差亦係
從嚴辦理似屬允協是否恭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此固是但又有折枷完結之案且發議原固

三案辦理折枷與實發之處參差不一是以着議今
只言此案而不及前兩次折枷責之案豈未見二案
乎謹查奉天司核咨旂人六十九姦拐張四妞將六
十九改發駐防當差一案前經職等議以旂人姦拐
例應折枷因其情節可惡該司改發駐防係屬從嚴
辦理奉
批有折枷之案與實發之處參差不一等因職等前查
該司核覆金四陳殿福二案俱係尋常姦拐並無另
有詭詐情弊惟六十九姦拐張四妞已屬有罪之人

復於伊祖母傳氏揑控時該犯知情並不阻止且該
犯以正身旂人受雇與張成作傭工即與寡廉鮮恥
無異非金四等二案情節可比該司並未削除旂檔
僅擬發駐防當差尚無錯悞謹將各原稿一併封送
呈
伏候
定謹稟
大人批既有情罪之不同則辦理尚無錯誤如奉天
有文查詢即可照此咨覆

閱
鈞
胡

筆峰館

奉天司

謹查奉天司核咨遣犯張長貴兒等釋放回籍一案

前經繕具說帖呈送奉

諭

張長貴兒之媳成姐係伊主所配其所生之子八兒

應仍在主家服役飭令再查等因遵查本年三月內

吉林將軍咨釋回遣犯得福等案內聲明各犯內有

伊主在本處與伊娶妻生子可否准其回籍請示經

本部議以如所配之婦係大逆緣坐及實發為奴者

不准外其餘配給家室一概准其攜帶同回核覆在

案此案釋回遣犯張長貴兒先經伊主為該犯娶妻蒙古氏生子滿珠那安珠那伊主復為其子滿珠那娶妻成姐生子八兒因伊主雅隆阿將成姐及八兒帶往察哈爾任所今張長貴兒奏明准釋携帶妻蒙古氏子滿珠那情愿前赴察哈爾接回完聚洛部職等查滿珠那係張長貴兒之子滿珠那之妻成姐係伊主所娶而張長貴兒之妻蒙古氏亦係主所娶並非大逆緣坐與實發為奴之犯自應一體准其携帶同回若以伊主娶妻所生之子不准釋回核與三月

芸𨻶館

劉 閱 胡 中大

内議覆、吉林將軍之原辦章程不符所有成姐八兒
似應仍照前議令伊主查明成姐如非大逆緣坐及
實發、為奴之犯即應准其接回完聚是否仍俟
定謹將核覆吉林將軍原稿一併封送呈
謹稟
大人批此案總覺不妥仍回明
堂人請示
謹查本年三月內吉林將軍咨釋回人犯內有伊主
在本處與伊娶妻其所娶之妻應否一併釋回經本

奉天司

張長貴兒

部議以所配之婦係大逆緣坐及賞發為奴者不准
隨帶回籍若係尋常僉遣之婦與其餘給配家室一
概准令携帶同回核覆在案此案釋回遣犯張長貴
兒之媳成姐子八兒現在伊主雅隆阿帶往察哈爾
總兵衙門服役茲據張長貴兒呈請情愿自備資斧
令伊子滿珠那赴察哈爾接取回籍等因查成姐係
伊主雅隆阿為滿珠那所娶之妻如並非大逆緣坐
及賞發為奴者自應遵照核覆黑龍江將軍章程准
其釋回完聚但原咨內並未將成姐是否平人並非

鈞

緣坐發遣之處詳細聲叙碍難懸定自應就近行令

察哈爾都統詢明伊主雅隆阿分別辦理較為詳慎

是否仍候

定謹稟

奉天司

張長貴兒

山西司奉

謹查本年正月內本部酌議辦理

赦款章程凡偷竊蒙古四項牲畜者不准援免通行在案今理藩院准綏遠城將軍咨蒙古偷竊四項牲畜人犯定例遇

赦不准減等但民人竊盜滿貫及三犯竊盜應絞並殺人擬抵之犯既得援免而蒙古偷竊四項牲畜罪應擬遣賊犯較之民人應絞之犯情節較輕可否准其一体援免咨請部示等因查乾隆二十四年欽奉

上諭此等人犯俱係慣行偷竊之徒若減等放出仍在蒙古
地方住居勢必仍行偷竊牲畜於有業蒙古人等殊無裨
益嗣後此等賊犯仍視其所竊之多寡比照遠近分別發
遣等因欽此又四十九年二月內准理藩院核覆
盛京刑部議奏蒙古及扎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賊
犯俱不准援免等因嗣於五十年正月內直隷司辦
理察哈爾偷竊蒙古牲畜擬遣賊犯齊巴克等二案
誤擬准其援減旋經本部查出檢舉奏明改擬不准
並請嗣後恭遇

芸暉館

恩詔凡察哈爾蒙古及扎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罪應發遣賊犯俱照此辦理等因纂入例冊在案誠以蒙古地方並無房屋墻垣賊匪易於偷竊且蒙古人等俱藉四項牲畜為生故凡犯偷竊牲畜者十匹以上即擬以繯首雖一二匹亦充發驛地當差定罪與內地竊盜輕重懸殊是以定例雖遇

恩施不准減等至內地民人竊盜贓滿貫並三犯竊盜究屬尋常衆竊即鬥毆斃命之案亦係殺出無心是以此等人犯雖罪應繯首而情實可原本部遵照乾隆

元年辦過
恩詔成案酌量援免若偷竊蒙古牲畜罪應擬遣之犯俱
係慣行偷竊之徒若援免釋放勢必仍行偷竊為匪
故特奏
諭旨不准減等本部節次欽奉
恩赦均經欽遵辦理若如該將軍所咨與內地情輕罪應
擬絞之窃盜并尋常鬭毆之犯一体准其免不特
特
諭旨有違且與定例未符所有該犯軍咨請蒙古偷窃牲

畜罪應發遣之犯一体援免之處應毋庸議該司議
駁不准自屬妥協伏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交司照辦
等因前来　查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奉
上諭蒙古地方並無房屋墻垣且蒙古人等俱賴四項牲畜
度日故凡犯偷盜牲畜者定罪比内地竊盜為重但現行
蒙古律例若所竊畜少者擬絞監候越數年後減等發放
所定律例並無分别輕重此等人俱係慣行偷竊之徒若

減等放出仍在蒙古地方居住勢必仍行偷竊牲畜於有
業蒙古人等殊無裨益嗣後此等偷盜賊犯內若所竊牲
畜數多者情屬可惡著即入於情實若所竊牲畜數少情
非可惡者仍視其所竊之多寡比照遠近分別發遣內地
等因欽此又四十九年二月內准理藩院核覆
盛京刑部議奏蒙古及扎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賊
犯俱不准減免嗣於五十年正月內本部議覆察哈
爾偷竊蒙古牲畜擬遣賊犯齊巴克等議准援減旋
經本部查出奏明改擬不准並請嗣後恭遇

恩詔凡察哈爾蒙古及扎薩克地方偷竊四項牲畜應發
遣賊犯俱不准減等等因纂入例冊遵行本年正月
初一日恭逢
恩詔本部酌議辦理
赦款章程凡偷竊蒙古四項牲畜者不准援免等因通行
各在案今理藩院准綏遠城將軍咨蒙古偷竊四項
牲畜人犯定例遇
赦不准減等但民人竊盜滿貫及三犯竊盜應絞并殺人
擬抵之犯既得援免而蒙古偷竊四項牲畜罪應擬

遣賊犯較之民人應絞之犯情節較輕可否准其一
体援免咨請部示言語查蒙古地方並無房屋墻垣
賊匪易於偷竊且蒙古人等俱籍四項牲畜為生故
凡犯偷竊牲畜者十匹以上即擬繯首雖一二匹亦
充發駐地當差定罪與內地竊盜輕重懸殊是以定
例雖遇
恩施不准減等至內地民人竊贓滿貫並三犯竊盜均屬
尋常衆竊即鬥毆斃命之案亦係殺生無心是以此
等人犯雖罪應繯首而情實可原者本部遵照乾隆

筆帖館

元年辦過
恩詔成案酌量援免若偷竊蒙古牲畜罪應擬遣之犯俱
係慣行偷竊之徒若援免釋放勢必仍行偷竊為害
蒙古特奏
諭旨不准減等本部節次欽奉
恩詔均經欽遵辦理若如該將軍所咨題與
諭旨有違非所以仰體
皇上愛恤蒙古嚴懲盜賊以示保護之意本部未便
遽議更改所有該將軍請蒙古偷竊牲畜罪應發遣

人犯一体援免之處應毋庸議相應咨覆理藩院可
也

奎墀館

安徽司

謹查安徽司審辦李全姦拐胡氏一案查李全與陳登科之妻胡氏通姦情熱起意拐逃因伊妻党氏於産後患病起意休棄寫立休字將党氏交與妻兄党勇興聽其另嫁隨將胡氏誘拐同逃揑稱夫婦赴媒人李氏家托尋雇主旋經本夫陳登科查知尋見該犯之父李進忠責令找人嗣經李進忠撞遇該犯扭交陳登科喊告送部 職等查李全因與胡氏戀姦情熱將患病無故之妻休棄與姦婦胡氏同逃認為夫

婦是該犯休已妻而拐人妻已屬淫惡其被伊父李
進忠撞遇扭交破案係本夫陳登科逼令找尋勢出
無奈並非伊父自行查知稟首與得相容隱之親屬
首告不同該司照和誘本例擬軍尚屬妥協是否伏
候
定謹稟
大人批既是如此應於稿內添明方免疎漏
鈞
胡

華𡍼館

浙江司

謹查律載犯罪未發若於法得相容隱之親屬為之首如罪人身自首法得語又五十五年河南省劉光善誘拐魏吳氏經魏吳氏之繼父湯選首告將劉光善依例擬軍魏吳氏仍照本例減等擬徒經本部照擬咨覆在案此案方賞氏與林士高通姦同逃經方賞氏之父賞佐候尋獲告知氏翁方位三將林士高等拿獲稟報將林士高方賞氏分別擬以軍流咨部

職等查得相容隱之親屬為罪人首告如罪人身自

首法分别減免原指首告到官尚知畏法者而言今
方賞氏與林士高通姦同逃經賞氏之父賞佐俟尋
獲通知氏翁方位三報官破案賞佐俟於伊女被人
拐逃原有不得不找尋之勢迨因找獲告知氏翁報
官本與伊父自行赴官首告不同查辦過河南省劉
光善案内被拐之吳氏經該氏繼父湯選赴官首告
尚不准減則賞氏係氏父尋獲告知氏翁復經氏翁
報官似未便遽准減等該撫將方賞氏仍依被誘之
人減等擬徒核與辦過魏吳氏成案情事相同似可

筆　　館

照辦是否仍候
鈞
定謹稟

浙江司

林士高

直隸司

謹查上年四月內辦理遣犯減等原奏聲明旂下家奴如伊主不願領回交值年旂另行給主等因奏准通行在案此案張幅係因兇酒竊主衣服發給霸州駐防營領催塔幅那為奴嗣因在配毆死民人張全義擬斬遇

赦援免茲據原主塔幅那以張幅係屢次為匪不能管束不願領回呈請改發該督將該犯可否改發他省駐防為奴之處咨請部示等因 職等查發遣駐防為奴

人犯如在配另犯軍流等罪自應照軍流在配復犯
例改發遠省駐防為奴今張幅在配毆死民人張全
義之斬罪業已援免即應照例仍給該省駐防為奴
未便因原主不願領回管束改發他省以致與在配
復犯軍流等罪人犯無所區別該司擬令在該省駐
防中另選力能管束之人賞給為奴係仿照上年奏
定減等章程辦理似可照辦再查張幅係因應仍發
駐防為奴遣犯該司出語報叙即屬無罪之人一句
未為妥協自應更改是否伏候

箋 陞館

鈞定

胡大人批交司改正

直隸司

張幅

福建司

謹查律載謀反大逆正犯之母女妻妾姊妹若子之妻妾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等語此案鄭流因伊弟鄭賀在臺灣郡城滋事將該犯擬以斬決鄭賀之妻鄭林氏女鄭髻娘給付功臣之家為奴俱係照律辦理至鄭流之妻陳氏係正犯鄭賀之嫂律內並無兄妻亦在緣坐之例是以該撫未經議及 職等公同酌核似可照覆是否伏候

鈞定謹禀

福建司 鄭陳氏

浙江司

謹查乾隆十五年三月內本部奏准年幼竊匪如年在十三歲以上初次犯竊應比照婦人犯竊不准收贖之條鞭笞示儆犯二次即行杖責刺臂仍照例以成丁之年為始計筭問罪若於刺字後能改悔五年並不犯案照例起除等因在案誠以年幼竊匪因律有幼不拷訊之文肆行偷竊是以初次擬笞記當二次以上已有怙終之勢即行杖責刺臂係屬懲創幼穉為匪之意其所刺之字並不在併計之例此案朱

升兒於上年十四歲時犯竊例得免刺北城將該犯
復紮誤行杖責刺臂今該犯於本年六月內復行竊
圍桌等物送部已屬犯至二次例應刺臂自應將該
犯上年誤刺之字毋庸起除作為今年行竊應刺之
字今該司稿內聲叙該犯前次犯竊係在
赦前
例免併計此次犯竊仍照初年犯未及歲例得免刺
將上年所刺之字起除係屬錯誤似屬更正是否伏
候
鈞
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芸暉館

廣東司奏

飭查收留迷失子女之案應否罪坐夫男查罪坐夫男之例係專指誘拐而言至收留迷失子女在户後門内似難牽混此案陳楊氏因黄氏歸寧母家至晚向該氏問路即將黄氏收留允次日送回及次日早黄氏起身欲回母家該氏復嚇誘改嫁是黄氏明知伊夫伊父住址姓名與例内所載迷失鄉貫應送官司者不同自應照和誘知情例定擬檢查五十七年江西省史大明收留廖氏誘令改嫁一案該省將史

陳楊氏

大朋照收留迷失子例擬徒 經本部改依和誘知情
發遣核覆在案此案與史大朋之案情事相同似應
擬改是否仍候
定後交司遵 辦謹稟

芋峰館

浙江司

謹查律載妻背夫在逃而輙自改嫁者絞監候又例載和誘知情爲首者發遣被誘之人減等滿徒又輯註云背夫者謂非因別事專爲背棄其夫而逃也律貴註心跡其法重如和同相誘犯罪逃走有被誘畏罪之因即非立意背夫也各等語今浙江省卯阿三因姦和誘祝李氏同逃將祝李氏賣與汪正來爲妻嗣因本夫祝元忠控告差拘該氏羞愧自縊身死該撫將卯阿三依和誘爲首擬軍祝李氏擬明背夫改

祝李氏

嫁律擬絞業經自縊身死應毋庸議經該司以該氏
改嫁係卯阿三誘令所致與自行逃出改嫁有間應
仍照被誘減等擬徒行令更正等因職等查祝李氏
與卯阿三因姦和誘同逃被其得贓嫁賣是該氏之
改嫁係由卯阿三之誘令同逃所致正與逃走有被
誘異罪之義相符自不得與背棄其夫而輙自立意
改嫁者並論是以向來遇有婦女因誘同逃被人嫁
賣之案俱照被誘減等擬徒即如該省現辦張大誘
拐蔣朱氏嫁賣一案其改嫁之蔣朱氏即照被誘擬

鈞

徒今祝李氏聲明律應擬絞是一省而辦理兩岐明

係因該氏業以自盡故為從嚴殊非是該司擬令更

正洵屬妥當謹具說帖同原稿併現辦成案一併封

送伏候

定謹稟

浙江司

祝李氏

奎壁堂

華墀館

陝西司

謹查律載開棺見屍為從一次俱改發近邊充軍等語今陝西司核覆陝督題高拐子偷刨楊朱氏等坟墓開棺見屍案內將在塬瞭望之劉學隆朱魏家拘依開棺見屍為從例擬軍又陝西撫題宋添成偷刨董有學坟墓開棺見屍案內將在塬瞭望之趙原依發掘常人坟塚見棺槨為從例擬徒查開棺見屍案內在塬瞭望之犯雖未隨同首犯開棺但為首之犯因特有瞭望之人得遂其肆行發掘剝取屍衣其瞭

望之犯即係為從該司將高拐子案內擬軍之劉學
隆等議請照覆其宗添成案內擬徒之趙原改擬開
棺見屍為從例擬軍似可照辦是否仍候
定謹稟
大人批應將甘省之案敘入

胡鈞

叢堆館

安徽司

謹查乾隆四十一年山東省題葛秉學謀死葛秉魁内先不知情後被逼勉從下手之葛高氏該省照軍器傷人例擬軍經本部以謀殺之案知情即屬同謀下手即為加功未便因先未同謀比例問擬軍駁令另議嗣據該撫以葛高氏帮砍葛秉魁之時係在葛秉學刀砍二十二傷之後即不帮砍葛秉魁亦萬無生理且葛高氏雖屬知情但事先並未預謀實與同謀加功者有間將葛高氏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量

減擬流題結在案此案蘇百歲因挾潘維高毆打之
嫌該犯見妻王氏痘症垂危起意砍死圖賴將王氏
用刀連砍額顱等處共十二傷王氏不能轉動時潘
如章叩門進內蘇百歲恐其殺張勒令潘如章用刀
砍傷王氏偏右一下該撫以王氏先被蘇百歲連砍
十二傷之後已無生路潘如章即不帮砍亦足斃命
且先未預謀與同謀加功者有間將潘如章於謀殺
人從而加功絞律上減一等擬流似屬平允亦核辦
辦過擬流之葛高氏成案相符似可照覆謹將成案

芝墀館

一併封送是否仍恭候
鈞定謹稟

安徽司

蘇百歲

奉天司

謹查乾隆十九年本部遵

旨查辦監候各項待質人犯殺明命盜重案有賍跡未明屍身未獲質証無人者俱應監候待質良以人命至重稍有疑竇難成信讞故於明罰勅法之中寓慎獄緩死之意等因奏明在案今吉林將軍咨傳成商同全有圖財謀死楊全枝身死屍身無獲一案查傳成同族弟全有興山東回民楊全枝夥販馬匹楊全枝出錢釘本傳成全有各出身股言明得利按股均分

傳成

嗣傳成等偕赴白都訥買馬匹中途楊全枝以傳成等行遲糜費出言埋怨並以將來買馬後只可計工受值無須希兾均分餘利之語向其申誡詎傳成以全枝為人刻薄起意謀命取財私與全有商允才楊全枝誑稱取路捷速誘至蒙古地方傳成乘間將楊全枝按倒用手揑其咽喉令全有取繩套入楊全枝領上分頭拉勒立斃傳成恐其甦醒復腳踢楊全枝腎囊二下而逸查驗楊全枝屍身無獲將傳成全有俱擬斬決殺明傳成等圖財殺命已據供認確鑿應

華峰館

否即行按例定擬抑或必須獲屍驗辦咨請部示查
人命重案全以屍傷為憑若屍身未獲質証無人者
未便僅據兇犯一面之供遂決重辦致其中疑竇
未明殊非慎重刑章之道今傅成等圖財殺害楊全
枝身死雖據該犯等自認確鑿但現在屍身未獲旁
無証據安知非該犯等畏刑誣服抑或另有隱情正
與賍証未明監候待質之例相符若遽行斷決非所
以重人命而成信讞也似應將該犯等嚴行監禁仍
嚴飭該方官弁設法跟踪務獲楊全枝屍身或另有

確實証據再行議結是否伏候

鈞

定謹禀

胡

大人批示議是

至堺館

定奪

湖廣司

謹查律載官吏姦囚婦者杖一百徒三年囚婦止坐
原犯罪名強者絞又例載男子拒姦殺人之案如死
者年長兇手十歲以外而又見証確鑿者無論謀故
鬬殺律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奏請
各等語此案賊犯吳老喜被捕役周升等拿獲周升
見該犯年輕用言調戲經同班捕役周陞勸止嗣周
陞轉回取帽周升帶同該犯先行復又嚇逼欲與雞
姦該犯被辱不甘頓起殺机用門撥戳傷周升右耳

湖廣司　吳老喜

根倒地殞命該撫將吳老喜照衙役嚇詐凌虐罪犯
致被毆死者照平人故殺律擬斬監候具題查捕役
嚇詐凌虐罪因致被毆死照平人定擬之例原指差
人追捕罪人或因需索未遂藉端拷打或因聽受囑
托任意鎖禁以致罪犯忿激將捕役毆死蓋捕役原
有緝捕之責而罪犯本係應行拘執之人故例得照
平人謀故鬥毆科斷至於捕役拿獲賊犯嚇逼挾制
欲與雞姦與別項凌虐罪因不同是以官吏姦因婦
者擬以滿徒因婦止坐原犯罪名强者即應擬絞詳

查律意既不以姦係因婦而減官吏之罪則凡罪犯
拒姦殺命之案自不得因罪人而獨從其重 職等公
同酌議捕役周升於賊犯吳老喜就獲時毆稱若肯
與伊雞姦即行釋放如不允從帶至空廟極刑拷打
是該捕役之藐法淫兇已屬顯著至吳老喜於行窃
饒晋禮一案計贓罪止杖責其拒姦殺死周升既有
同班捕役周隆証據確鑿可凴而死者人年長兇手
十歲以上比例參觀自應照男子拒姦殺人本例擬
流方為平允該撫將吳老喜依凡論照故殺擬斬寔

湖廣司　　吳老喜

劉　胡　中大

未為允協惟是案情既經確切別無可疑之處未便往返議駁徒勞案牘自應即由本部改擬具題准其援免是否有當統候

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大人批此議是仍回

堂人酌定

四川司

謹查舊例內載因姦謀殺本夫傷而不死姦婦依謀殺夫已行斬姦夫依謀殺人傷而不死從而加功滿流若是造意依造意絞等語此條於乾隆五十三年纂修條例時本部以姦婦謀殺本夫已行未傷並姦夫從而加功例內均未議及設遇此等案件自應仍須援引謀殺祖父母父母及謀殺人各本律辦理奏請刪除在案檢查乾隆三十年廣西省黃氏與譚扶化通姦用藥謀毒本夫韋扶倍傷而未死一案將黃

氏依謀殺夫巳行律擬斬立決譚扶化照因姦謀殺
本夫傷而不死從而加功例擬流此案陳氏因與何
文亮通姦商同謀死本夫王廷揚傷而未死該省將
陳氏照例擬斬何文亮依謀殺人傷而不死從而加功
律擬以杖流與舊例及辦過成案均屬相符似可照
覆謹稟
謹查四川司核咨陳氏因與何文亮通姦商同謀死
本夫王廷揚傷而未死一案奉
諭再今查出近年成案核對遵即檢查乾隆五十三年

胡

廣東省宋梁氏商同姦夫柯文光謀殺本夫
傷而未死一案又五十七年山東司核咨劉任氏商
同姦夫馮來安謀殺本夫劉愼傷而未死一案各該
省均將姦夫照例擬流各在案此案何文亮聽從陳
氏謀死本夫傷而未死該省將何文亮依例擬以滿
流核與廣東等省成案均屬相符似應仍照辦理謹
將各成案一併封送謹稟
大人批山東之案與此案情節相同應照辦

四川司 何文亮

筆峰館

陝西司

謹查殺一家三人律註云謂同居雖奴婢雇工皆自或不同居果係本宗五服至親亦是又親屬相為容隱律註云同謂同財共居親屬不限籍之同異雖無服者亦是各等語 職等詳思奴婢雇工恩義與子孫同故以一家並論至同夥營生雖註內未曾說及而情亦相親設被人一併殺死自可推詳律意仿照辦理其名例內所指親屬得相容隱專條似與人命例條無涉註內同財共居親屬六字係連貫而下似難

郎去親屬字樣所有上年題駁陝西省齊文貴砍死
嚴文儒王宗儒一案議將齊文貴應照殺死一家二
命例擬斬本無錯誤惟稿內援引親屬相爲容隱律
註載去親屬二字是以該撫藉詞頂覆恭繹現奉
諭旨
似明知該撫有心廻護特以該犯亦係同夥之人亦
可作一家論雖經
該撫所擬而仍將該犯即行處斬原屬就案完結之
意 職等公同反覆酌議將來再遇此等案件尚可詳
悉條陳以期律例無背是否有當伏候
允准

鈞定並將律條及謹挾抄錄呈
閱謹稟

山東司

謹查律載兩家互毆各斃一命果係兇手本宗有服親屬將應抵人犯免死減等發近邊充軍又原毆傷輕不至於死越數日後因傷風身死將毆打之人免其抵償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今徐泮珠因該庄居住淄河下游河身淤淺公議赴府呈請疏濬該犯曾在河灘地內私種麥禾恐挑河挑壞見任成美等私語心疑伊等主唆致相爭鬧徐泮珠用磚毆傷任成美族人任小吉右腋腮等處任小吉服侄任士進

亦用磚毆傷徐泮珠服侄徐勇遠左額角等處徐勇
遠旋即殞命嗣任小吉亦因傷口進風越十八日身死
將該犯等分別擬以軍徒援免具題 職等查徐泮珠
毆死任小吉係屬兩家互毆各斃係兇手本宗有服親屬
罪應擬軍但任小吉 係被傷後因風身死例內並無
作何減等治罪明文惟查鬥殺應行擬絞之犯被傷
者實因抽風身死例得減等擬流而兩家互殺各斃
一命罪應擬軍之犯若不准一律擬減似與情法未平
且與同案內 毆死徐勇遠 並未抽風身死擬軍之任

筆㙮館

欽

士進亦無區別今該撫將該犯酌減擬徒尚屬平允
似可照覆是否仍候
定謹稟

山東司

任士進

埠館

諭

四川司

謹查五十五年湖廣司核咨全尚志等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抵之正犯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擬徒一案奉

是否咨結飭交查核前經詳查此等親屬毆死兇手之案罪止擬徒向來各司多係咨結將全尚志一案照議咨覆在案今四川司核咨高名和等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絞之正兇被死者有服親屬毆死擬徒一案該司擬以咨覆完結係屬合例似可照

辦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一時記憶不清是以交查今以查明稿即晝

矣仍交各司抄記遇此等案一例咨結

陝西司

謹查律載兩家互毆致死一命其律應擬抵之兇犯當時被死者無服親屬毆死將毆死兇手之人杖一百流三千里一條係乾隆二十五年江西巡撫阿題余昌河毆傷郭倫炳身死余昌河又被郭定宙毆死案內將郭定宙比照共毆下手擬絞人犯未決之前原謀病斃准其抵命例擬流題准定例復查四十三年山東省題劉恭砍死劉孝先後劉恭被劉孝先義子劉小用毆死劉小用比照無服親屬毆死應抵

正兇例擬流題結各在案此案吳魁係吳順無服族
兄因張萬年將吳順砍斃該犯復將張萬年戳死按
例雖罪止擬流惟查共毆條內擬絞人犯於未決之
先原謀病斃擬流之案各省均係題結此項人犯亦
係由死罪減等擬流自應一律專本具題今該撫咨
部完結與律義成案不符自應駁令具題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華墀館

奉天司

謹查乾隆二十七年湖南省吳升生與羅上順先行扭毆經蘇開元勸開吳升生跳上渡船羅上順被毆不甘追赶拉船不及失足跌水溺斃該省將吳升生照鬥殺律擬絞經本部以羅上順係死於溺非死於毆駁令另議嗣據該省將吳升生照原毆傷輕因風自死例擬流復經本部改照不應重律完結在案此案荆付常因向畢明購買樵柴致相爭吵經荆養性等將畢明勸進屋內該犯在門外嚷罵畢明在屋內

回罵荆養性恐伊等相毆將門攔住畢明即從窓戶
跳坐滑跌倒地以致內損殞命荆付常照不應律加
枷號一個月咨部查從前　升生之案係吳升生被
羅上順毆傷後吳升生復拉船追毆以致落水淹斃
此案荆付常與畢明吵鬧並未扭毆經荆養性勸進
屋內荆付常在外嚷罵以致畢明跳窓赶毆跌斃一
係被毆不甘一係被罵不甘事同一例荆付常一犯
似可照議惟荆養性因畢明與荆付常詈罵將畢明
勸進屋內原無不合但攔住門口既不令畢明出論

閱鈞胡

又不善為勸阻以致畢明跳窓跌斃咎亦難辭自應
酌加薄懲照勸阻不力律擬杖以昭平允謹抄録吳
廾生初駁原案並將例律彚編粘簽呈
是否仍候
定謹禀
大人批既有成案即照辦

奉天司

荆付常

華墀館

廣東司

謹查例載有服尊長殺死卑幼如係圖謀卑幼財產殺害卑幼之命照平人一例辦理不得復依服制寬減等語誠以尊長圖謀卑幼家資攫其財而戕其命已無尊長之義自應照平人定議檢查上年五月內安徽省田世恒佔住堂侄田良牙樓房因挾田世美屢催撤讓爭論之嫌將病危幼子掐死圖賴審依故殺子孫圖賴例擬軍經本部照覆在案今廣東省葉爾昌因隱匿父遺田產經伊胞侄葉書房等查知索

分爭鬧葉爾昌忿恨將年甫九歲孫女葉玉姐踢斃揑以葉書房爭產挾嫌致死等情誣控該撫審將葉爾昌依誣告卑幼期親減所誣罪三等律擬徒該司駁改故殺子孫圖賴人例發附近充軍職等查該犯隱匿公產因葉書房分爭彧將葉書房殺害自應照平人辦理今該犯故殺自已孫女揑告葉書房殺斃雖亦因圖產起見而其所殺害之卑幼並非欲與爭產之卑幼與攫其財而戕其命者不同是其意在圖賴自應科以故殺子孫圖賴人之罪該司改擬充軍

劉
閱
胡

核與安徽省辦過田世恒成案相符似可照辦伏候
定奪將成案一併封送呈
謹稟
大人批照議稿已畫

廣東司

葉爾昌

笙墀館

湖廣司奉

飭核湖廣省黃為犬因伊女大秀自縊將屍水扭灌大秀之姑王氏致氏自溺身死一案查黃為犬因女大秀被姑王氏訓斥頂撞欲令罰跪大秀氣忿自縊身死該犯欲王氏厚殮齋醮王氏不允斥詈該犯見女口內屍水流出心生悲忿將屍水拉灌王氏口內致氏投塘自溺身死雖覺情節可惡但律載以穢物灌人口鼻杖一百至屍人灌人口鼻律例並無另有加重治罪明文似屍水亦應包括穢物之內今該犯

欲王氏厚殮伊女屍身肇衅本係鄉愚痛女陋按穢物灌人口鼻及威逼人致死二罪斟酌定擬均罪止滿杖該撫從前將黃為犬照因事用強毆有致命重傷自盡例軍罪上量減擬徒辦理已足蔽辜似可照辦謹稟

笙埠館

山東司

謹查山東司五十七年雷明毆傷任宗珠越二十日抽風身死一案又五十九年宋得仁因與趙得安摔脚碰傷越二十八日抽風身死一案該省原咨内均未敍請追埋經本部核覆在案今史三毆傷林士聰正限外因風身死該撫將該犯照例依毆人至廢疾擬徒與辦過雷明趙得安等情事相同該撫敍請追埋葬銀兩之處與例不符該司駁令毋庸着追似可照辦是否恭候

鈞定謹稟

芝峰館

山西司

謹查律載同姓親屬相毆卑幼尊長加凡毆一等又
罪人逃走追捕之人擅殺之或折傷者各以鬥殺傷論
各等語今山西司核咨孫倫元因窃鋸孫守智樹枝
被毆後自縊身死一案查孫守智係孫倫元無服族
孫因孫倫元窃鋸柿枝該犯用棗木鉄鐝鈎背毆傷
孫倫元右胐瞅並臁肕偏裡骨折嗣孫倫元因行窃
被毆無顏做人羞愧自縊殞命職等查孫倫元身死
之處係行窃敗露輕生自盡與人無尤惟該犯將孫

倫元左臁肷毆至骨折係在白日與夜無故入人家
內倉猝毆傷律得減二等者不同在凡人擅殺傷即
應依鬥殺傷律擬徒今孫倫元係該犯無服族祖雖
五服已盡而尊卑名分猶存該撫將該犯依折傷滿
徒律上加等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咨部與律相符
似可照覆
謹查山西司核咨孫倫元窃鋸無服姪孫孫守智樹
枝被毆自縊身死一案前具說帖議請照覆奉
諭
究因尊長犯窃所致應令再行查核遵查親有贍頓

之義故相盜律內得以服制遞減免刺若有殺傷仍以本律從其重者論所以輕竊盜而重殺傷也此案孫守智因無服族祖孫倫元竊鋸樹枝將孫倫元毆至骨折雖與尊長並未行竊被卑幼毆傷之案其情較輕惟查律內罪人逃走被追捕之人擅殺傷者各依凡人鬪殺傷辦理今尊長行竊被卑幼毆傷之案轉不依毆傷本律科斷不惟與凡人無所區別且核與律義亦屬未符檢查亦無辦過此等成案職等公同酌核孫守智一犯應請仍照前議照覆

河南司

謹查律載毆期親弟至死者照律滿徒上加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等語檢查五十四年湖廣司核咨戴方五因胞弟戴才六强割黃荳爭鬧先被伊弟用刀砍傷奪刀回戳戴才六身死一案該撫將該犯依毆死胞弟流罪上量減擬徒本部照議核覆在案張田因胞弟張忠將牛抵還滁學岱欠項張田查知斥詈張忠用拳毆傷張田左腮頰該犯取刀回扎適傷致斃是已死張忠先行毆傷胞兄其理本曲惟查辦前過

戴才五先被伊弟用刀砍傷罪應擬絞是以該省于
毆死本例流罪上減一等定擬今張忠係屬拳傷罪止
擬徒與戴才五毆死罪犯應死之弟輕重懸殊律例
內並無尊長毆死理曲卑幼作何減等明文檢查本
部亦無辦過減等成案張忠一犯該司議照毆死胞
弟本例擬流似可照辦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既無例案只可照覆昨有刃傷胞兄扎死一
案經議改徒不記何司與戴才五一案相同應查出

比看

現改江西之杜任貴一案與五十四年湖廣之戴才

五一案定擬相符應傳知各司抄存備查

河南司

張　田

芝[illegible]館

廣西司

謹查例載弟毆胞兄傷者杖一百徒三年等語此案鄧孔元鄧孔會胞弟久已分居因鄧孔會窮苦時相資助上年九內月內該犯撞遇鄧孔會在伊所種棉花地內私摘並將花地踐毀上前拉奪並用手推跌鄧孔會倒地磕傷腦後次日鄧孔會告知鄉約李正才等欲令鄧孔元給錢醫治嗣鄧孔會因被李正才當衆斥辱并欲報官羞愧自縊殞命職等查鄧孔元胞兄鄧孔會委因窮情敗露羞愧自盡該犯雖無逼迫

别情但鄧孔會之輕生自盡究因該犯推跌起衅若
照律僅科傷罪未免情重法輕該撫將該犯於毆傷
本罪滿徒上加等擬以杖一百流二千里係屬酌量
辦理自可照覆惟該犯毆跌胞兄有乖名義該司改
擬不准援免尚屬妥協似可照辦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胡大人批悉稿已畫

芸峰館

山東司

謹查例載毆死同堂大功弟妹小功堂姪及緦麻姪孫除照例擬流外仍斷給財產一半養贍又毆期親弟妹致死者照本律滿徒加一等杖一百流二千里等語是期功至於緦麻姪孫俱係一派相承故一經毆死俱應擬流且斷付財產似亦應一體辦理細推毆死期親弟妹例內並未提及斷產者蓋以同胞共居者多是以未為詳叙檢查歷年辦過毆死分產胞弟擬流成案俱因例無明文並未聲明斷產之語似

韓光金

係罣滿今山東省韓光全與分居胞弟韓光祿因將
邀同帮種白菜抵還工價爭鬧被韓光祿毆傷其偏
左該犯順用劃菜鐮刀砍傷韓光祿左脇殞命將韓
光全依毆死期親弟例擬流援免咨部職等查韓光
全毆傷胞弟致死例內雖未聲明斷付財產但大功
以下既得擬斷則手足同胞其分更親未便以歷年
成案俱未聲明斷產遂畧而不議自應即於此案稿
尾內辦理通行各省凡毆死期親胞弟之案除並未
分居及毆死係有罪卑幼例得減等問擬者毋論期

鈞中大

功緦麻俱不斷給財產外若業已分居並非因玷辱
祖宗起見應照毆死同堂大功弟妹小功堂姪及緦
麻姪孫例一體斷給財產一半養贍以歸畫一而昭
平允是否有當伏候
定後交司遵辦並請飭知該司俟此稿呈送
堂人閱畫通行後抄錄一分付館記檔存俟下屆修例
時將此條添纂詳明以垂永久謹稟
謹查山東司核咨韓光全砍傷胞弟韓光祿身死依毆
期親弟妹致死例擬流援

山東司

韓光全

赦免罪一案前經職等議照毆死同堂大功弟妹例斷給
財產一半養贍奉
諭再查等因遵查律載兄姊毆弟妹死者杖一百徒三
年嗣於乾隆五年大修律例時改為流二千里
黄冊內聲明此條係中定例並未叙明因何加等緣由
復將各司現存元年檔冊詳細檢查亦無議加原案
解審諸家又未議及惟查六年三月本部議覆河南
巡撫雅爾圖題趙二妮毆傷大功堂弟趙二保身死
一案原議內稱律載毆死大小功以下卑幼至死者絞

惟毆死同堂弟妹大小功堂姪及緦麻姪孫雖服制無異而於分最親者故止滿流較之本律已減一等請嗣後遇有毆死同堂卑幼罪應擬流者均照律斷給一半財產養贍題給遵行纂入例冊在案查毆死大功以下卑幼罪止擬流之条因其分親既得擬斷財產而手足同胞較大功以下卑幼服愈近而分愈親反不得與大功以下卑幼一例斷給財產殊未平允推原例內並未提及斷給財產者蓋因同胞弟兄同居共產者多是以畧而不議各省因例無明文歷

山東司

韓光全

年相沿辦理究屬罣漏似應仍照前議於稿尾通行
一體斷給財產以昭畫一是否伏候
鈞定謹稟

安徽司

謹查例載揑造姦賍欵跡挾仇汚衊致被誣之人忿激自盡者照誣告致死例擬絞監候此指平人揑造姦賍事情汚人名節至斃者而言至挾嫌汚衊緦麻小功親之奴婢致令自盡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正條檢查各司亦無辦過此等成案又查律載毆內外緦麻小功親之奴婢至折傷以上減殺傷凡人奴婢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是毆死緦麻功親之奴婢既得照凡人減罪二等則挾嫌汚衊致自盡身

吳宗明

死之犯似亦當照律減等擬徒此案已死香孜係吳宗明小功服侄吳應時婢女吳宗明因香孜燒茶不允挾嫌誣姦污衊以致香孜被誣不甘忿激自盡核其情節吳宗明挾嫌污衊致斃人命情固可惡但核孜係該犯小功親之奴婢究有尊卑之義且死係自盡該撫將該犯照毆死小功親之奴婢於凡人絞罪上減二等擬徒尚屬妥協惟該犯挾嫌污衊致斃人命情節較重應不准援免以示懲儆而慰幽魂是否有當伏候

欽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二十四

安徽司

吳宗明

華陽館

奉天司

謹查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奴婢謀殺舊家長者以凡人論註云謂將自己奴婢僕轉賣他人者皆同凡論各等語誠以家長之于奴婢名分雖尊但一經轉賣其義隨絕蓋被賣之奴婢去一主而復一主與放出及贖身奴婢尚有恩義未絕迥不相同至易換奴婢有犯舊主律例內並無作何治罪專條詳查歷年亦無辦過成案伏思彼此易換奴婢雖非用銀契買但以其所有

易其所無原市井闤闠之常例故以菽粟轉賣金錢
與以菽粟易換布帛名似殊而實無異斷不能賣易
換與轉賣不同也況一換之後奴婢各事其主其後
換之主稍有干犯即應按主僕名分定擬必不能以
易換家奴稍有寬縱則於舊主有犯自應於轉賣以
凡論之奴婢一體同科此案鈕祜祿氏因使女烏雲
珠與祖種伊地之劉春通姦將劉春攆逐并將烏雲
珠與托新保使女互換各配僕人為妻劉春仍與烏
雲珠續姦數次嗣荣亿兒逃走鈕祜祿氏疑係托新

筆㟬館

家藏匿往向托新保之妻要人并聲言如沒有榮化
兒欲行烏雲珠帶回烏雲珠將劉春告知劉春因挾
鈕祜祿氏攛逐之嫌起意殺死洩忿與烏雲珠商允
後鈕祜祿氏赴托新保家將烏雲珠帶回坐車出院
被劉春將鈕祜祿氏殺死該將軍以烏雲珠與托新
保之婢榮化兒彼此易換為奴已逾年餘與轉賣無
異應同凡論將劉春依謀殺人造意律斬監候烏雲
珠依從而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從重發伊犁
給厄魯特為奴等情職等查奴婢謀殺舊家長之案

總當視其是否義絕為斷如放出為民之奴婢則是
家長欲示以恩贖身為民之奴婢則係奴婢自離其
主故有殺傷等事仍以主僕名分定擬義未絕也至
易換之奴婢各事其主並非易換而得為良民與轉
賣為奴婢何異若如該司所云兩家易換之婢各配
僕人為妻與轉賣不同主僕恩義未絕是一婢而有
兩主若此次謀死鈕祜祿氏擬以凌遲設將托新保
謀殺又當治以何罪　職等公同商酌劉春因姦謀殺
情殊淫惡既據該將軍依律擬以斬監候似應該犯

閲

諭

犯入於本年秋審辦理其烏雲珠一犯從重發往厄魯特為奴已屬罪無可加似亦只可照覆謹具說帖

同原案一併封送呈

謹稟

謹查奉天司核題劉春謀殺鈕祜祿氏案內從而不加功之烏雲珠一犯前經繕具說帖議請照覆奉

可否酌量加重再行查核等因遵查謀殺人從而不加功罪只杖流此案烏雲珠一犯雖係鈕祜祿氏家

侍女但鈕祜祿氏將其與族弟托新保使女荣兒

春天司

劉春

彼此各換各使其主已有年餘即與轉賣無異按例
應同凡論該犯婦聽從劉春謀殺鈕祜祿氏並未加
功該將軍以該犯婦現在家主托新保與鈕祜祿氏
之夫格騰額雖係服盡仍有尊卑名分將烏雲珠照
凡論擬流仍予加等是以從重實發伊犁給厄魯特
為奴用意極為周密似亦只可就案照覆仍候
欽定謹稟

笙暉館

四川司

謹查例載故殺子孫圖賴人者發附近充軍又律載誣告人流徒杖罪加所誣罪三等至死罪未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又干名犯義律載告小功尊長得實亦杖八十若誣告罪重於干犯本罪者加所誣罪三等即於所告罪名加之不於凡人加誣之上又加亦不如尊長減罪加之也各等語是卑幼誣告尊長之案除律內載明子孫誣告祖父母等項坐絞外其餘期親以下俱以凡人誣告科罪今四川

省甘奇位因酒醉悞碰羅友亮背負錢文落地其被
村斥該犯即向揪毆以致錢被他人搶去羅友亮向
伊小功叔祖甘騰海告知甘騰海令該犯賠償不允
將其斥罵嗣羅友亮欲行控告該犯疑係甘騰海主
唆並挾斥罵之嫌起意將伊幼子長姪拖赴甘騰海
堂屋用刀砍死向其圖賴該督將甘奇位依故殺子
孫圖賴附近充軍本罪上加三等發極邊烟瘴充軍
援
赦免
罪咨部 職等查卑幼誣告大功以下尊長律稱依凡

加誣罪加三等治罪即所告係死罪未決亦只杖流
加徒而止若故殺子孫圖賴罪應擬軍因故殺圖賴
其情重於誣告擬以附近充軍其誣告之罪即以包
括在內按名例二罪並發從重論自應將甘奇位照
例擬軍其誣告小功尊長死罪未決係屬輕罪不議
該督將該犯依故殺子孫圖賴本罪附近充軍上加
三等發極邊烟瘴充軍不特與誣告條內加所誣罪
三等之例義未符且與名例二罪並發從重論之條
有碍似應改正該犯係卑幼犯尊長應不准援免是否

四川司

甘奇位

伏候

鈞定後交司遵辦謹稟

胡大人批飭司照辦

四川司

謹查例載子貧不能營生養贍父母因致父母自盡
縊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又乾隆二十七年本
部議覆西安按察使蔣嘉年條奏如父母不能禁約
其子為匪及至事發而輕生自盡者止視其子所犯
本條科斷並平時並無忤逆實跡倘以別事犯案其
父母自行輕生者即比照子孫不能養贍例杖流等
因奏准通行在案此案趙正迎因賭博輸錢將索欠
之胡元明用刀劃傷手指等處致伊母趙沈氏忿鬱

莫釋旋即自縊身死將趙正迎擬以杖流咨部職等查人子不孝致父母自盡之案如果平日不遵約束因姦因盜以致父母憂忿戕生自應從重治罪今趙正迎即據該督咨稱平素並無違忤其因賭博輸欠錢文被胡元明卧地撒賴逼討以致伊母聞知忿鬱自縊是趙沈氏雖為其子賭輸錢文抱忿輕生而該氏平素並未曾禁約其子賭博該犯亦無違逆母教別情該督擬將該犯比照子貧不能營生養贍致父母自盡例擬流核與本部二十七年議覆原奏相符似

筆[illegible]館

可照辦謹具説帖同原稿并原奏通行一併封送伏

候

欽定謹稟

四川司

陳正迎

笙晖館

福建司

謹查福建司核咨弓兵吳琳聽許差禮私行縱犯鄭章明自縊身死一案查鄭章明因竊取曹氏衣被等物被曹氏查知赴巡檢衙門控告經該巡檢飭差分兵吳琳楊欽拘訊吳琳等赴鄭章明家將其拘獲鄭章明之母王氏恐子到官受罪許給吳琳差禮錢八百文求免到官吳琳等應允釋放後鄭章明因無處借錢恐其往拘隨自縊身死該撫將吳琳依蠹役嚇詐致斃人命擬絞例量減一等擬以滿流並據該撫

續報吳琳在監病故等因職等查蠹役嚇詐致斃人
命例內不論贓數多寡擬絞監候原以重人命而示
懲創也此案吳琳將鄭章明拿獲之時若該犯設法
嚇詐逼勒致斃自應依例擬絞今係鄭章明之母王
氏恐子受罪許給錢文尚非該犯起意訛索鄭章明
之自盡雖因無處設措錢文起見但該犯究無往索
嚇逼情事較之嚇詐逼命之案情稍有間該撫擬以
量減不准援免尚屬酌情辦理似可照覆伏候
鈞
定謹稟

山東司

謹查例載偽造諸衙門印信事關軍機冒支錢粮假
冒官職者俱擬斬立決為從擬絞監候若非関軍机
錢粮假官等弊止圖誆騙財物為數多者擬斬監候
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今張介平起意商同張
思誠私刻假印票板戳記刷成串票買辦油硃雕成
印色色攬馬廷公等錢粮先後誆騙共九十戶印給
假票九十四張得錢八十二千一百文該撫將張介
平依偽造印信冒支錢粮例擬斬立決張思誠依為

從擬絞監候具題 職等查張介平等私雕假印攬納錢粮雖非在官冒支但該犯等私造縣印假串包攬花戶多名計錢至八十餘千誆騙入己以致蹻躍輸將之花戶轉成拖欠之貧民較之在官冒支者其情原屬可惡且錢粮上関國課該犯等揑造印串私自攬納核與止圖誆騙別項財物非関錢粮者不同該省將該犯等分別首從照例擬以斬決絞候尚屬妥協似可照覆是否仍候
欽定謹稟

[illegible]畔館

謹查山東司核題張介平等私雕假印串票誆騙花
戶錢粮擬斬立決一案前經職等議請照覆奉
諭查案比定遵查乾隆五十八年三月內安徽省錢泳
等私雕假印串票誆騙錢粮十四兩零擬斬監候請
旨即行正法一案又五十二年六月內江蘇省李受私雕假
印誆騙錢粮三十餘兩擬斬監候趕入本年秋審辦
理一案又本年二月內浙江省陸家祥私雕假印誆
騙稅銀四十餘兩擬斬監候援免一案俱經本部照
議題覆各在案此案張介平等私雕假印誆騙錢粮

山東司

張介平

該犯誆騙数多例擬以斬監候原可隨案照覆今既
據該省聲明該犯起意私意縣印假串商同地方包
攬錢粮計錢八十餘千之多即與冒支無異將該犯
照冒支錢粮例擬以斬決不准援免似為慎重錢粮
盤飭地方起見未便駁改似亦只可隨案照覆是否
伏候
欽定謹稟

華夏館

福建司

謹查福建司核題海澄縣監房失火燒斃監犯將典史並提牢禁卒八等擬徒一案查此案海澄縣監犯林吳氏因患胃痛令伴婦卯陳氏在房煎葯將炉內灰火傾地被風吹燃起火延燒監房兩號燒死人命案八犯林吳氏等三名口盜犯何王等三名並伴婦卯陳氏及隨帶之幼女與林吳氏所生男孫大小共九名口該省將該管典史並值宿提牢及禁卒等俱擬徒具題職等查監獄重地防範最宜詳慎豈容令

監犯將煎葯餘火隨便傾棄以致被風吹燃焚監房
燒斃八口至九名之多委攝典史何延廪與提牢王
彰禁卒陳垣許烏林春均屬玩忽咎無可辭所得徒
罪均應不准援免該司擬以免罪似未妥協是否仍候
鈞定後交司改正謹稟